

文化认同与艺术反思——施莱格尔浪漫主义美学观研究

袁媛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宁夏银川

【摘要】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中心人物, 他为浪漫派提出并制定了最重要的哲学美学纲领和文学主张, 影响了早期浪漫派的文学创作, 其影响力超越德国而至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一方面吸收了德国古典美学的精髓, 另一方面反思古典主义, 通过批判和超越古典主义的限制为浪漫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施莱格尔对哥特式建筑的美学思考是其浪漫主义艺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示出他对中世纪艺术与建筑的深刻理解与理论创新。通过对哥特式建筑的研究, 他探讨了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观念, 并将建筑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超验性同文化认同相联结, 发挥其在构建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 施莱格尔; 浪漫主义; 美学观; 建筑观; 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一般科研项目: 民族身份认同视阈下科隆大教堂形塑研究 (2021XYSWY02)

【收稿日期】 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 2024年12月20日

【DOI】 10.12208/j.ssr.20240078

Cultural identity and artistic reflection -- a study of Schlegel's romantic aesthetic view

Yuan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Ningxia

【Abstract】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by formulating key philosophical, aesthetic, and literary tenets that influenced not only German Romanticism but also the broader European Romantic movement. Schlegel's Romantic aesthetics, drawing from German classical aesthetics, critiqued and surpassed classicism,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omanticism. His examination of Gothic architecture within his Romantic artistic perspective showcases his profound grasp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medieval art and architecture. Through his analysis of Gothic architecture, Schlegel delved into core Romantic aesthetic principles, connecting the diversity, complex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architecture with cultural identity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Schlegel; Romanticism; Aesthetic view; Architectural view; Cultural identity

在德国文学史上, 浪漫文学是第一个源于本土的文学运动, 具有最鲜明的德意志色彩, 并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发起人和理论家, 一生思想经历过多次变化, 他的美学观念因其复杂性和争议性而引人注目。施莱格尔曾在收藏家、艺术史学家波瓦塞雷兄弟 (Sulpice und Melchior Boisserée) 的陪同下进行了一次从巴黎

到科隆的艺术之旅, 并写下文章《旅尼德兰、莱茵河地区、瑞士以及法国部分区域途中哥特式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 (1804-1805)》(Grundzüge der gotischen Baukunst auf einer Reise durch die Niederlande, Rheingegenden, die Schweiz und einen Teil von Frankreich. In den Jahren 1804-1805)^[1]。这次旅行深刻影响了施莱格尔的艺术理解, 特别是他从大教堂的建筑形制中体悟到哥特式建筑的伟大与庄严, 认

作者简介: 袁媛,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德国文学与文化。

为它不仅是艺术和人类修养的体现，而且能够促进构建德意志民族精神。本文旨在探索施莱格尔如何通过哥特式建筑来构建和表达其浪漫主义美学观，特别是其在构建德意志民族主义中的作用，以揭示其艺术观脉络，更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主旨。

1 古典美学理论的影响

施莱格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少年时起就对人文科学充满兴趣，把大量精力投入文学和古代语言。他精通希腊文并深入研究了古希腊罗马文化，歌颂古代文化的伟大和魅力。他的早期论文，如《希腊诗研究》（*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1797）和《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诗歌史》（*Geschichte der Poesie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1798）等奉古希腊艺术为为美学的最高典范。这些作品透露出他对理性和形而上学哲学的热情，同时显示出他受到柏拉图主义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察觉理性主义的局限，以及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差异。他意识到，尽管理性主义构建了一个辉煌的知识体系，但它也逐渐变得僵化，限制了创造力的发展，并未能解决关于人类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深层问题。这种认识成为了他后来转向浪漫主义思想的重要契机。

在施莱格尔的思想转变中，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理论的影响尤为显著。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如“美”和“崇高”，“反思”和“自我”，均与德国古典哲学紧密相连。其中，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哲学思想对施莱格尔产生了巨大影响。康德在哲学领域引发的“哥白尼革命”，即认识论的转向，指出认识源于认知手段，虽本意旨在揭示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却在客观上强调了主观体验的重要性。这为浪漫文学“走向内心世界”的诗学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艺术自律的理论建构上，康德的影响同样深远。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学科逐渐分化的过程，艺术领域也同步出现了自律现象，可以被理解为，艺术作品为自己立法，即它不必遵从古典时期的模仿说，不必如阿奎那所主张的是美和善的联系，^[2]也不必体现社会影响。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首先使用了“自律”，将其应用于主体自由意志的表现。从这一意义出发，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强调：“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掺杂了丝毫的利害计较，就会是偏袒的，就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美在于“无目的的合

目的性”，是脱离了所有利害关系的欢愉^[3]。这种审美的无功利性极大地拓展了浪漫诗歌的表现空间，并引发了施莱格尔对美感的重新思考，他在《论批评的本质》一文中说：

“在现代，尤其是自康德以来，人们走上了另一条路。人们把任何一种特殊的美感都引回到对于无限的感觉上来，或者是追忆自由，通过这样的方法，拯救了诗的尊严。”^[4]

在施莱格尔看来，表现的对象是表现者情感的主观投射，是审美创造活动的主体表现。在康德非功利美学思想的引导下，施莱格尔建立起一个超越现实的情感王国。这不仅标志着他从古典理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为他日后对哥特式建筑的美学理解铺平了道路。

2 动态审美的建构

1797年，施莱格尔思想经历了剧变。他不再推崇古典主义文学主张，转而和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共同形成了早期浪漫派。对于自己早期的《希腊诗研究》，他做出了“矫揉造作”的评价，并指出其中最糟糕的是“全然缺少了那不可或缺的反讽”^[5]。施莱格尔十分重视和强调反讽（Ironie），认为这是调节人内在二重对立的重要手段。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中，施莱格尔提出了浪漫派的美学应是“渐进的总汇性”的，这种“渐进”便是基于不断反思的力量，在“浪漫的反讽”过程中不断发展，永不终结。恰恰在这个意义上，哥特式建筑形象成为其美学观念的生动体现。这种诞生于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基于尖拱、穹顶、山形墙和飞扶壁的营造方式，反映了中世纪社会的宗教观念、文化价值和技术水平，特别体现了对超验性的追求与崇拜。从12世纪开始，这种风格跨越地区和国家的差异，经历了兴盛，又在文艺复兴晚期落于沉寂。19世纪初，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哥特式风格出现复兴。此时，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化价值，哥特式建筑被视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象征，体现出19世纪人们对个性、自然、情感以及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

施莱格尔认为，完整封闭的体系不能描述哲学反思的内容。这种思想反映在文学上便是“断片”的形式，一种作品未完成的状态，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试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而哥特式建筑所追求的，正是在建筑材料的基础上实现一种超验性，逐

步接近无穷无尽。由于进入了原本静态的审美感受,哥特式建筑中精神层面的因素因而推动了动态的审美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是开放的、非封闭的,从眼前可见的建筑材料一直延展到无法企及的精神至高点,对应着德国浪漫主义美学的动态结构,“即真正的体系拒绝封闭、僵化、固定”^[6],这是一种追求自由、无限,主张艺术的开放结构。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建筑风潮,哥特式建筑既有真实的物质建构,同时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要素。因此,对哥特式建筑的关注成为现代世界对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一种探索和表达。哥特复兴运动的意义在于,个体和社会应该如何去确立自我认同。这种抽象和具象、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浪漫主义的思想主旨颇有契合之处。

哥特式建筑的两个关键要素——建筑比例和装饰成为区分古典和浪漫的试金石。在推崇古典艺术标准的歌德看来,整个巨型建筑高与宽之间具有优美的比例,由比例而产生的和谐感既不需要通过材料和装饰获取,也不会因此而缺失。比例为建筑整体呈现高贵庄严的状态奠定了基础。同时,歌德指出,建筑装饰在于为具备了宏大特征的建筑增添令人愉悦的魅力^[7]。歌德以古典主义为评判标准,消解了繁复细节和整体建筑形式之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矛盾,换言之,将二者进行了统一。

与古典主义强调严格形式和对称性相反,施莱格尔对科隆大教堂的评价更多来自情感体验,特别肯定了其结构和装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指出,所有人都为这座崇高的、未竟建筑的伟大感到惊奇,比例的美感、简朴、均衡和在细腻中保持的轻盈感等特点通过构成的总体形象得以展示。建筑物的宏伟与崇高给每位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当人们仰望其唱诗班的穹顶时,会感到极大的敬畏和赞叹^[8],让人产生难以言喻的情感。

施莱格尔对比了哥特式建筑早期和晚期的样式,认为晚期哥特式建筑的装饰更加复杂和精致,特别是多使用植物元素。他描述了科隆大教堂作为支撑的柱子由多个细长管状结构交织而成,结构复杂,在形态上类似于树木、玄武岩柱或喷泉的水柱。对于其装饰元素,施莱格尔也指出它们主要源自植物界。由于这些装饰元素与其实用目的或基本需求的联系较少,因此显得更加优雅和美丽。这种感性与

理性的不一致性能够帮助人脱离物质的局限。由于尖塔、柱子等形象并非是对真实森林的再现,而是指向一个非理性的存在,因此从有限建筑而生发出的超验性便作为一种理念隐藏在所有的石制的网、通道、藤蔓和叶子背后,同样参与到动态的审美过程中,使在有限中感知无限成为可能^[9]。在封闭的空间中,审美借由有限的材质而至无限的超越性进行运动。而以超验性为联结点,施莱格尔将这座未完成的哥特式建筑同德意志民族性进行了关联。

3 德意志民族性的体现

通过分析哥特式建筑独特的风格和美学设计,施莱格尔已经说明了人类感知如何超越纯粹的视觉体验,进行情感、直觉及精神层面的交互。高耸的尖塔、尖拱和彩色玻璃窗等元素,创造出向上指引和灵性提升的感觉,引发对神圣的敬畏和崇拜,成为传达超验概念的媒介。这些理论进而服务于施莱格尔构建德意志文化理想。

首先,在表达德意志特有精神和文化身份方面,哥特式建筑成为受到关注的对象。意大利建筑师布拉曼特(1444-1514)认为,相比较古典艺术的优雅和比例,中世纪建筑是丑陋和混乱的,体现的是另一种民族特性,即德国形制的建筑:“德人所用唯一之装饰(其形制尚存于诸多地点)乃是一类蹲伏小像,刻工粗劣,常作枕梁以上托顶梁,配以奇形异兽,纹饰粗糙,既非天然,又无人理。”^[10]对于盛行古典艺术的意大利而言,这是一种由外界强加的反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和雕塑家瓦萨里(1511-1574)则构建了一个相关的建筑神话,认为哥特人创立了这种营造范式。

哥特人是条顿人的一支,起源于德国东北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古罗马人和历史学家常用这个名字来指称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地区所有的日耳曼人部落。鉴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瓦萨里认为哥特式建筑是由帝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野蛮部落所创造,因而体现着野蛮残忍。显然,这是从意大利视角进行的叙事。对于北方的国家而言,以侵略者形象出现的恰恰不是哥特人,而是罗马人。中世纪建筑,而不是古典主义建筑,才代表着本土传统。自宗教改革之后,随着新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出现,挖掘自身的起源对于建构民族观念显得很有必要。在这种背景下,哥特式建筑对于德意志民族性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歌德和施莱格尔延续了同一条脉络。歌德在《论德意志的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中特意把哥特式建筑称为“德意志的建筑”,强调了这种风格的民族性,表示“我为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所激励,我大胆地要将向来误呼的名称‘哥特式建筑’更改,而还给它我国的‘德意志式建筑’的名字”^[1]。类似地,对施莱格尔而言,哥特式建筑不只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表达德意志民族身份和精神的媒介,反映了德意志人深沉的情感、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神圣的追求。

其次,施莱格尔格外关注建筑所体现出的超验性。在描述科隆大教堂时,他强调了建筑装饰的复杂精致。由于哥特式建筑的设计遵守统一原则的自然多样性,将其作为基础,不断的重复和模仿最终构成难以估量的变化,形象化地展示自然的多样性,从而指向无限。施莱格尔在符号理论、建筑史和理想主义的层面将一系列因素设为相互对立——罗马式与哥特式,艺术与自然——进而衍生出民族性的审美特征,认为哥特式建筑形式的源泉在于北方民族对大自然的感受力。

再次,施莱格尔在叙述时使用了一种空间概念,使主体沉浸在建筑内部设计的无限当中。通过强调建筑在历史感知空间中的媒介作用,哥特式建筑复兴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之间建立了联系。哥特式建筑风格不仅体现了德国人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且成为了民族精神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观赏的过程中,个体透过建筑元素的不断重复和模仿最终获得超验性的情感,最终同支离破碎的德意志民族进行联结。个体化的主体被重新定位为民族背景下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联结,是施莱格尔通过论证哥特式建筑的价值在于其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和直觉而得以实现的。高耸结构和精细装饰不仅满足视觉享受,更能触动观者的内心,引发对美、神圣和超越现实的深刻思考。哥特式建筑不再只是中世纪的遗产,更是成为德国民族精神和文化复兴的象征。

通过对哥特式建筑的分析,施莱格尔阐明了它如何超越纯粹的视觉体验,触及情感、直觉和精神等层面,最终成为德意志文化认同的象征。他试图说明,哥特式建筑不仅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传统文化,也在超验的美学层面上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这种对哥特式建筑的理解不仅

仅是美学上的,还承载着德意志民族通过艺术形式对自我认同的探索。

4 结语

施莱格尔经历了古典哲学的兴盛以及德国浪漫派的兴衰,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经历了复辟王政时期。在此期间,他还改换了信仰。频繁的思想变化使得人们不易把握他的思想倾向。他反思理性主义,但却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甚至更进一步,将理性也作为反思的对象。施莱格尔的哥特式建筑观使我们看到,他试图将审美感受语境化,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实现合题的路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有限与无限、动态审美等观点,并认识到,施莱格尔的浪漫美学观,即认为美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也体现出他对统一、和谐和整体性不断的追求。施莱格尔的美学观念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理解德意志文化身份和民族精神的构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美学观念不仅针对哲学、艺术层面,也针对政治文化层面。施莱格尔通过对哥特式建筑的美学分析参与了德国民族身份塑造和文化认同建构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后以《荷兰、莱茵河地区、瑞士及法国部分区域游历信笺》(*Briefe auf einer Reise durch die Niederlande, Rheingegenden, die Schweiz und einen Teil von Frankreich*)为题收录于《施莱格尔选集校勘版》(第四卷)(*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vierte Band, Ansichten und Ideen von der christlichen Kunst*), Hg. Hans Eichner, Paderborn: Ferdinand Schöningh, 1959.153-204.
- [2] 陆杨.西方美学通史(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08.
- [3]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
- [4] [德]施莱格尔.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M].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62.
- [5] [德]施莱格尔 著,李伯杰 译.雅典娜神殿断片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6-7.
- [6] 王淑娇.弗·施莱格尔的反基础主义哲学与美学[J].外国语文,2019,第35卷(第1期):55-62.

- [7] 范大灿 . 歌德论文学艺术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438.
- [8] Friedrich Schlegel. Briefe auf einer Reise durch die Niederlande, Rheingegenden, die Schweiz und einen Teil von Frankreich.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vierte Band, Ansichten und Ideen von der christlichen Kunst, Hg. Hans Eichner, Paderborn: Schöningh, 1959.177.
- [9] Friedrich Schlegel. Briefe auf einer Reise durch die Niederlande, Rheingegenden, die Schweiz und einen Teil von Frankreich. In: Kritische Friedrich-Schlegel-Ausgabe, vierte Band, Ansichten und Ideen von der christlichen Kunst, Hg. Hans Eichner, Paderborn: Schöningh, 1959.181-184.
- [10] [英]克里斯布鲁克斯 著,任超 译. 哥特艺术[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2019.10.
- [11] [德]歌德 著,刘思慕 译. 诗与真 [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357.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